

军魂伴一生

杨勤华

在我的衣柜里，一直保存着一套崭新的橄榄绿武警警服，时至今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它的颜色还是那么鲜艳，每当我看上一眼时，就会想起火热的青春岁月。

二十岁那年，在锣鼓声中，我踏上了军旅征程，从此“军人”二字便成了我一生的烙印。军营的生活像熔炉般淬炼着我的青春，锻造着我的思想灵魂。作为武警消防兵，我们的训练场永远弥漫着硝烟与汗水的味道。凌晨三点的火警集合哨、五十米障碍板上的飞身跨越、独木桥上惊险的冲刺、水枪分解结合时的秒表嗒嗒，实战演练中被浓烟熏黑的脸庞，以及火场上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都成了我最珍贵的记忆。记得第一次参加灭火战斗，是一个木材厂发生火灾，虽然是严冬季节，但是凶猛的火势炙烤得我们有些喘不过气来，顶着高温和危险，我们连续奋战两个小时，直到把最后一处火点扑灭。这时，我才感觉到脚下很疼，原来是一根铁钉扎到脚里了，鞋子里灌满了鲜血。这也让我明白了作为一名消防战士在灭火战斗中随时都会遇到不同的险情。但是，当我们面对送来馒头和咸菜的附近居民热情地向我们表达感谢之情时，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分量。

在另一次粮库的灭火战斗中，已经是班长的我，勇敢地冲在最前面，以掌握熟练灭火技能，在战友的协助下，冲进库房内将残火扑灭，获得了在场的中队领导和粮食系统领导一致称赞。当时倘若不能将内部残火扑灭，势必会造成二次火灾。但室内灭火危险性大，需要准确快速，最终我们取得了胜利。

如烟往事

军旅生涯教会我的不只是灭火救援的技能，更塑造了我做人做事的准则。在部队，我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0年春天，我复员那天，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脱下军装不等于卸下责任，军人的本色不能丢。”这句话我始终牢记着。回到地方后，我进入国有企业工作，从基层岗位做起，一直在内保、经营、后勤、宣传、办公室、党务等多个工作岗位历练，也多次受到过不同的表彰，并担任了企业的中层管理，对此，我打内心感谢军营的锻炼。遇到困难时，我会努力想方设法解决；遇到工作压力时，我会咬咬牙勇敢地挺过去；遇到有损国企业利益时，我敢于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有同事说我身上有股“韧劲”，其实我知道，这是军营赋予我的责任感——就像当年在火场，无论火情有多猛烈，绝不退缩当逃兵，工作中也绝不拈轻怕重得过且过。

在国企工作的三十多年里，尽管我换过多个岗位，但“退伍不褪色”的信念从未改变。记得2000年，组织上安排我负责食堂管理工作，面对每天上千人就餐，从没有任何食堂管理经验的我，主动前往其他国企食堂取经，并向师傅和服务员学习，在工作中开展问卷调查，虚心听取大家对食堂的意见和建议，还借鉴部队管理经验及企业内部库房管理做法和财务工作要求，第一次对单位的两个食堂进行全面规范化管理，使食堂管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得到了领导和职工们的肯定，更让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习惯：办公室公文材料摆放整洁有序，处理日常工作不拖泥带水，与朋友同事交流交往时以诚待人守住底线，日常生活中被子和衣物叠得整整齐齐，走路时挺胸抬头。与我交往多的人说我“挺靠谱”，其实这都是部队培养的作风。至今，每当在电视和手机上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嘹亮军歌时，我依然会热血沸腾，岁月固然改变了我的容颜，却改变不了我的军人初心，军魂早已融入我的血脉。

又见炊烟起

鲁志超

小区的对面是大青山，山脚下绿树掩映中散居着几户农家。每至暮色四合，我总爱立于阳台上远眺，寻觅那从青瓦屋顶升起的缕缕炊烟——它曾是故乡最动人的眉眼。

夕阳余晖里，炊烟袅袅，映着落日的柔光，如一幅灵动画卷，勾勒出农家的恬淡与宁静。这诗意的轻烟，似大地的呼吸，悄然诉说着岁月的静好与生活的温暖。它既是情感的寄托，亦是对自然的敬畏。

儿时故乡，炊烟散落在村庄的每个角落。一缕缕轻烟从时光深处飘来，带着古老的故事与生活的痕迹。夕阳将稻田染作琥珀，归巢的雀儿掠过炊烟织就的薄纱。放牧的孩童骑牛缓行，农人扛锄走向村口，最终隐入各自的院落。

故乡的炊烟是母亲劳作的背影，是儿女归家的号角，是游子心中“妈妈的味道”。记忆里，每当炊烟四起，母亲便蹲在灶前添柴。松针噼啪作响，火星溅上她的鬓角，映得那弯腰的背影愈发温暖。铁锅中的米粥咕嘟沸腾，蒸汽模糊了窗棂。炊烟，浸透了俗世烟火的气息，成为时光里最温暖的注脚。

外婆家位于江心洲上，儿时常去江边嬉戏。几十年前的江水清亮，江面渔船如梭。夕照西沉时，渔舟靠岸，船尾炊烟袅袅升起，与霞光、归鸟交织，恍若王勃笔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若逢烟雨蒙蒙，炊烟与江雾缠绵，衬着摇曳的芦苇和江水苍茫，恰似一幅水墨丹青。正如林逋诗云：“最爱芦花经雨后，一蓬烟火饭鱼船。”在湿冷的江畔，一碗热腾腾鱼汤便是最朴实的幸福。

记得9岁那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和父亲从铜陵狮子山铜矿赶回老家无为过年，那天天下大雪渡江的轮船晚点。轮船到土桥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我和父亲冒着漫天飞扬的大雪徒步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行走了20多里，到村口时已是傍晚6点钟了，此时天已微黑，我早已是饥肠辘辘，两腿发软，然而当我看见自家烟囱冒出的那缕炊烟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此时炊烟与我是



从大通报业看和悦洲的往昔繁华

詹敬鹏



民国时期三家大通报业的样报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铜陵古镇年代，弹丸之地的和悦洲竟相继诞生《新大通报》《鹤江日报》《大通日报》三家报馆，这一文化奇观似一扇窥见往昔繁华的窗口。本文通过出土的《新大通报》原始报刊与历史档案，试图还原那段被时光尘封的辉煌岁月。

《新大通报》原件出土始末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叶，笔者当时在大通报从事传统统战工作。记得是1985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时任和悦中学校长张天雄托人带信给我，说和悦中学礼堂（原圣安德烈教堂）倒塌后，在清理场地时发现原教堂的基石内有一个小铁盒，里面装有一张《新大通报》，别无他物。于是，我接到信息后急忙乘坐大通至和悦洲的渡船赶到和悦中学，从张校长手上接过装有《新大通报》原件的小铁盒，虽说小铁盒埋在地下时间已有50多年了，但小铁盒里面的《新大通报》原件保存得比较完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新大通报》的原件，回到单位后我简单翻看了一下，这张《新大通报》原件发行时间为1932年4月24日（民国二十一年）的《新大通报》（第1024号）。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虽说这只是出土的一张老报纸，但也属于文物理上交。第二天，我乘坐公交车来到《铜陵报》社，交给了当年《铜陵报》社原群工部主任王荣忠老师，王荣忠老师看到这张《新大通报》原件如获至宝。正是这张《新大通报》原件，对研究铜陵报

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王荣忠老师依据这张《新大通报》原件，撰写了《新大通报》各版面分析文章。可惜的是当时条件有限，我没有留下这张报纸的复印件，从而也留下了终身遗憾。

笔者曾想过一个问题：圣安德烈教堂为何要挑选一张当天的《新大通报》作为教堂动工日的纪念品放在基石内？这是不是也可以反映了《新大通报》在大通当时的影响力很大，同时也能说明那个时期大通和悦洲的繁华程度。

内容丰富的《新大通报》

1985年，在大通和悦中学原圣安德烈教堂遗址拆除工程中发现的《新大通报》，这张报纸保存基本完好。笔者曾对本期1932年4月24日发行的《新大通报》略作如下分析：

讯息处理快，消息来源广。这期报纸刊有国内消息共23条，其中，外事活动4条、军事活动5条、东北政局4条、福建局势1条、要人动态4条、工程建设1条、内政工作4条。消息来源，分布在南京、北京（平）、汉口、上海、苏州、天津、威海卫、哈尔滨、福州、济南等10个城市，其中，昨日消息16条，前日消息7条。

在“本省快讯”栏内，刊登安庆消息2条，蚌埠、合肥、贵池、太湖消息各1条。在这6条消息中，宣传活动1条、军事动态两条、任免事项1条、社会新闻2条。其中，预发消息1条、昨日消息1条、前日消息1条，未标明具体时间的近期新闻3条。

“本埠新闻”栏里的7条新闻，军政

要员动态两条、军事活动两条、财政状况1条、禁烟1条、机关迁址1条。除通告文件摘编两条可视近期新闻外，其余5条均为昨日消息。有两条事件发生时间，一为“昨日下午五时”，一为“昨夜10时”。

综观上述36条消息，以国内电讯和本埠新闻时效性最快，“省内快讯”则由于通讯手段所限，略慢。

商业广告多。这期《新大通报》除报纸中缝刊登广告外，在正版共发25条广告，

其中一版就有18条，占一版面积三分之二。在这18条广告中，聘请法律顾问3条、面粉广告2条、四银楼联合广告1条、船期通告、开业、迁址、集股各1条，百货广告、木材广告、肥皂广告、更正、遗失声明各1条，香烟、食品广告各1条。从广告行文上看，商业广告不乏夸张之辞，如大长城香烟广告写上了“爱国志士吸大长城香烟，可增加爱国热忱抗御外侮”的标语。从《新大通报》刊载的广告上看，我们可窥视到当年大通经济之繁华。

副刊宗旨尚佳。这期副刊登载两篇连载小说。《他的幻想》描写是一位患单相思病的“许先生”等待情人复信时的疑心，以及由此引发的非分之想。《愁城》则是刻画了一位挑大粪的男青年遇到两位美貌女郎，一霎间陷入精神错乱的“呆样子”。在失望中，他向上帝忏悔了。从这期副刊登的两篇小说看，其格调有些逊色。

比较而言，七律《春怀》《雨后登山有怀》和五律《隔岸渔家》在意境上，略胜一筹。如《隔岸渔家》：“隔岸垂杨绿，苍茫望眼眩。千重依水国，一带尽渔家。茅屋青如画，柴扉翠欲遮。波痕曾掩映，疏影恰横斜。细网当门晒，归舟别浦哗。青篙如练净，树满碧交加。”诗中描写了瀾溪古镇景色，宛如一幅江南水墨画。

三足鼎立的大通报业

《新大通报》——开疆拓土的先锋。《新大通报》为日报，创刊于1929年4月1日，四开四版新闻纸铅印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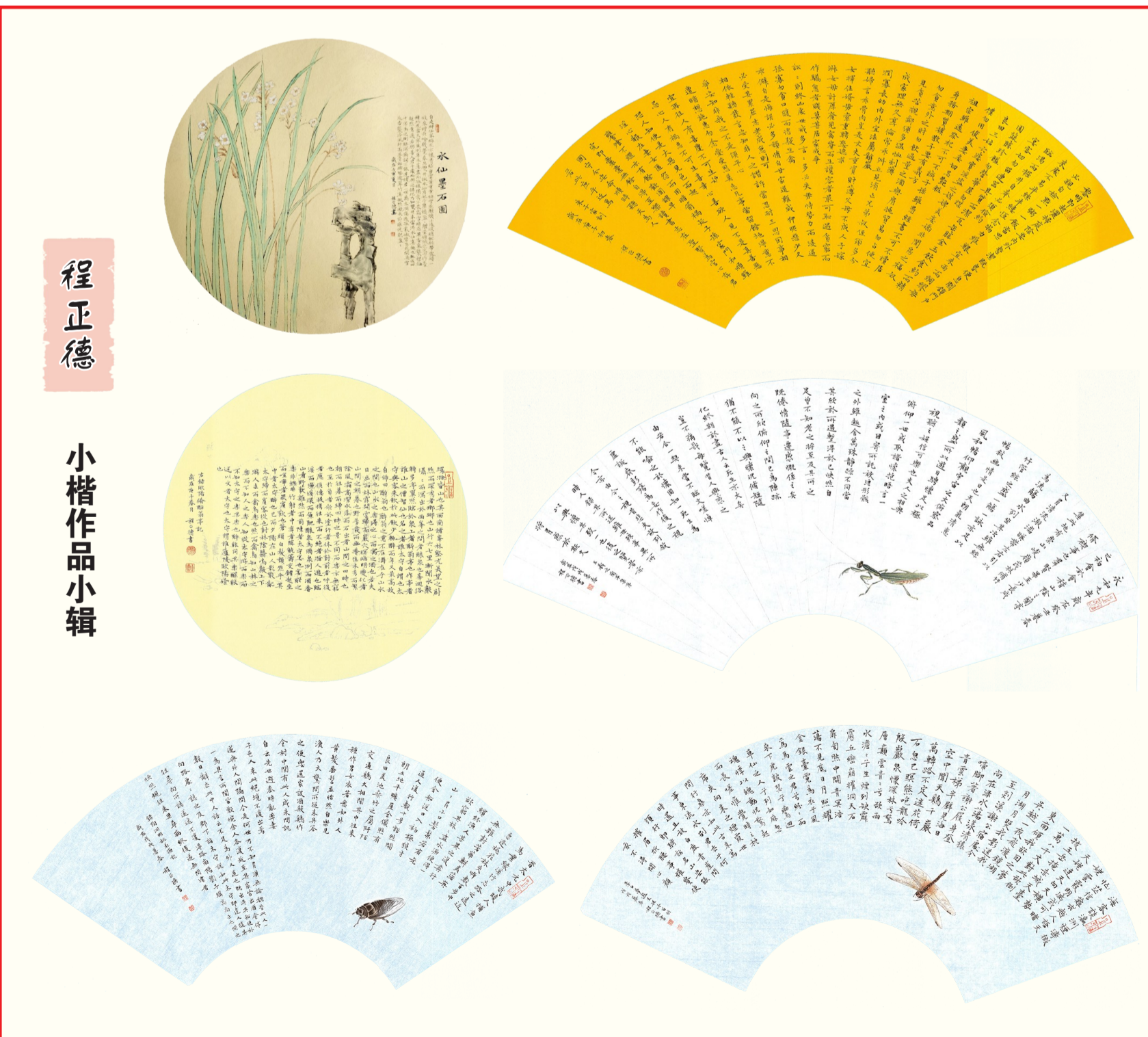
发行，每份铜元6枚，是铜陵历史上最早的报纸。社址设在大通市三民大街（和悦洲大街）口。报社社长兼主笔是文坛名士赵克强，笔名凯旋，副刊编辑是赵的女儿，笔名绿波。报纸为日报，四开铅印。报社主要工作是采访、编辑、排版、印刷，均由他父女二人担任。报社还置有收音机设备，每天收听上海有关方面发布的国内外大事，经济动态，商业行情和汇兑折算率等，均及时登载。同时采写地方新闻，兼营广告启事，从而打开了大通消息闭塞的局面。不仅各行各业争相订阅，而且发行到青阳、石台、太平、泾县、旌德等皖南山区。报社还自置了印刷设备，也比较先进，定名为大通市印刷社，除印报外，还代客印刷，深受当地民众的好评。

1938年5月24日，日本三架飞机轰炸和悦洲，由赵克强父女创办的《新大通报》首当其冲遭难。赵克强镇定如常，面无惧色，教育女儿以大局为重，继续工作，坚持出版。谁知，1938年5月31日，日机再次轰炸，使报社连同全部设备被彻底摧毁，赵克强只得同女儿含泪离去，《新大通报》被迫就此停刊。

《鹤江日报》——文脉传承的尝试。在《新大通报》发行旺盛、供不应求之际，擅长文墨的名儒朱信三（旌德人），多方筹集资金，于1931年9月办起《鹤江日报》，自任社长兼主笔。该报四开铅印，因筹集的资金不多，发行量少，经济上不能自给又无后援，出刊不到两年，于1932年停刊。

《大通日报》——商帮支持的转型。《鹤江日报》停刊后，黄怀白（太平县人，金陵大学毕业）辞去大通商会长，得到泾（县）、旌（德）、太（平）同乡会经商的资助，买下《鹤江日报》全部设备，于1932年底创办《大通日报》。《大通日报》4个字是由1921年时任安徽省省长许世英书写。黄怀白任社长兼主笔。该报也是四开铅印，辟有“春草”副刊，培养文学新人。《大通日报》也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

大通报馆的兴衰历程，不仅见证了和悦洲作为皖江重镇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更深刻揭示了报业与区域社会的共生关系。在信息闭塞的年代，它们成为连接外界的桥梁，推动商业流通，培育人文精神。从《新大通报》的开拓精神，到《鹤江日报》的文脉传承，再到《大通日报》的商界支持，每一份报纸都是时代烙印，共同铸就了和悦洲“小上海”的美誉。



程正德

小楷作品小辑